**dialectics/阴阳(Yīn Yáng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European Perspective | Jana S. Rošker | 15 Mar 2022 |

在西方观念史中，“辩证法”一词是用以描述一种哲学推理方法的术语，它涉及一种对立双方之对抗的过程。这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，意思是将对话者分隔开来，横穿中间的空间说话，也就是说，参与对话。一般而言，辩证法被认为是塑就思想的有效方法，因为它使对抗性的辩论硕果累累。柏拉图创就了所谓古典辩证法的模式。他以来回对话或辩论的形式提出他的哲学论点，这也成为柏拉图反对那些初期不太成熟的观点或立场，支持那些后期更成熟的观点的方式。

自18世纪以降，这个词的另一用法占据上风：研究事物和概念中的对立面，以及这些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。

在黑格尔那里，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知识方法，同时也是思想的自我运动，和历史与社会现实之自我运动的内在规律。

这样的辩证过程，常常被描述为纯粹的图式意义上的，代表三个阶段的：正题、反题和合题。尽管黑格尔本人无疑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辩证法哲学家之一，但他从未提及或命名这三个阶段，因为这些术语是由费希特和谢林所使用的，但现代辩证法常常用这些类别来进行描述。在这种图式的意义上，现代辩证法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话语，在这种话语中，我们有一个正题，它是一个现有的思想，与一个反题相反对或矛盾，它（反题）指出了该正题中所固有的问题和矛盾。正题和反题之间的张力tension），引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，即合题。然后，该种合题便可构成一个新的正题。

但是，辩证法过程是如何达成合题的？正题和反题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一种张力，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中，并通过这种张力，这种矛盾被扬弃（sublated）了。这种扬弃过程是一种转变，它以合题的形式引向了解决方案或新的理解。

这一（辩证法的）意义被马克思再次拿了出来，他把它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，并发展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。辩证法的概念，在 20 世纪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最重要的论文集，名为《启蒙辩证法》，由马克斯·霍克海默和西奥多·W·阿多诺所撰写。这部作品将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构想为辩证的，并判断称，它并非是现代性中的所谓结论，而成为了新的野蛮主义的坚实基础，也即显现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法西斯主义。

阿多诺在《否定的辩证法》一作中，把他对社会现实知识的理解，描述为否定的辩证法。对阿多诺而言，基于辩证法概念的方法，是对尚未被概念化的一切保持开放的理论的先决条件：他指出，思想本身就是引领我们去辨别概念和观察对象的事物。然而，我们极少考虑到这种同一性（identity）是一种幻觉的事实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们面对同一现实的其它概念时，我们不可避免地将它们理解为与我们原先的概念相悖。他对这一点作了如下阐述：

"矛盾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，也即不可避免地要把它改观化为：其本质中没有任何赫拉克利特式的东西。它是同一性的虚假的指数，是概念中所理解的一切的融合。然而，同一性的表象在思维本身的纯粹形式下是固有的。去思维本身就是同一性。没有什么能比整全同一性之表象的内在突破，更能让人认识到概念之整全的虚幻性了：根据它自己的尺度。但是，由于这个整全是根据一种逻辑建构的，其核心是排除第三方原则，即一切不符合这一逻辑的东西，一切在质的方面不同的东西，都具有了矛盾的特征。（西奥多·W·阿多诺：*否定的辩证法*（Negative Dialektik），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（Frankfurt am Main）1966，第 15 页）

因此，黑格尔的辩证法，很难引领我们获得新的见解。

我认为这种转变是至为重要的，不仅是就当代西方哲学而言，而且是就全球哲学而言，包括在其它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哲学及其对我们当今世界可能的贡献。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，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同样是全球化的。故而，如若我们想找到一种新的、全球性的、多元化的知识，那么不同文化的诸哲学必须相互对话，也就是说，它们必须在相互间建立一种辩证关系，这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当下全球化危机的知识。

但若是我们按照传统的欧洲辩证法的方案进行对话，我们便很难达成真正的全球化知识。古希腊哲学中盛行的静态存在观，牵引出了传统欧洲形式逻辑的形成乃至随后的主导地位，其基于同一性、矛盾性和排除第三方这三个基本定律。在我看来，黑格尔的努力是为了突破这种静态的世界观，并以赫拉克利特为起点，建立一个可以纳入过程性思维的理论模式，这一模式考虑到了他所谓的事物的 "流动之本性"（黑格尔，精神现象学（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）, 1998: 5）。然而，尽管他努力创造一种运动和发展的哲学，他的辩证法仍被困在一个不相关联的（尽管是线性行进的）发展阶段的话语中，每个阶段自己仍是静态的，并与其它阶段严格分离。它们（之间）的互动依旧是从形式逻辑的基本法则出发，其中一个概念化（conceptualization）被它的矛盾所否定，并必然引向一个合题。虽然辩证法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流动，但它基本和构成的部分，即正题、反题和合题，在这种所谓的过程性哲学中，依旧是固定的和恒定的阶段。在这个形式的方案中，任何对现有正题的新的反题，都是它的矛盾。只要我们仍被困在这样一个方案中，所有不属于欧洲哲学所指框架的其它思想观念，都将被排除在外并成为与之相矛盾的实体。

故此，若是我们想扩充并发展欧洲辩证法，那么就必须关注它的扬弃概念，这是我认为能建立真正相互交流的辩证法过程的唯一途径，因为它是任何富于成效的辩证法（productive dialectical）过程的真正引擎。这个术语（sublation）是德国黑格尔术语“扬弃”（Aufhebung）最常见的英文翻译，它包含三个看似矛盾的概念，即“废除”、“存续”和“超越”。这一翻译是一个新词，它的词法（morphology）借用了拉丁文的源头“sublatio”，这个词也包含了上述所有的三个内涵。在不同哲学或文化传统之间的，基于扬弃的辩证互动中，它们依旧是不同的，但不能相互排斥，因为它们不被认为是实质性的、承载本质的静态实体。

相反，在这样一个动态的方案中，它们之间的相互差异产生了一种丰饶的张力，其中某些元素或某些方面被保留，而另一些则被排除了。如此一来，互动本身就能不断为我们提供新的灵感，将我们的思想观念提升到新的、更高的水平，并为我们提供新的见地，这些见地永远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状况，加以发展和深化。时至今日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，都更需要这样的见地。